



◀陈桂英在药房整理药品。

▼刘智慧在记录药方。



老乡医陈桂英与侄子刘智慧：

两代卫生室掌门人 见证乡医命运变迁

文/片 本报记者 杨林 吕璐

崂山区王哥庄会场社区卫生室是该区历史最长的村卫生室，可以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。现在，59岁的陈桂英和她的侄子刘智慧，共同经营这间卫生室。老乡医陈桂英经历了乡医从吃大锅饭到自谋生计，再到纳入政府一体化管理的各个阶段。而80后乡医刘智慧的加入，让卫生室更具活力。

1970年：背起木药箱当“赤脚医生”

“还有一年我就退休了，现在每天忙一阵就抽空出去溜达溜达，这里都交给年轻人了。”记者在卫生室见到陈桂英时，她正忙着把手写的药方交给80后乡医也是她的侄子刘智慧用电脑开药。

1970年，只有17岁的陈桂英觉得学医是一件神圣的事，从没接触过医学的她在王哥庄中心

卫生院接受了乡医培训。陈桂英对当年的学习内容记忆犹新：大部分时间学习针灸，其余时间辨识草药，到村周围的大山里摘草药。

半年的学习结束后，根据生产队的要求，陈桂英和其他三名同期学员在会场社区建起了卫生室，总共两间屋子20多平方米，一个橱子、一个床、一个桌子、一个血

压计、一个听诊器，再就什么都没有了。四个“赤脚医生”也没有什么分工，谁有空谁就出诊，给东村、西村、北随村等自然村的村民看病挣工分。陈桂英还找到村北头的木匠打制了一个木药箱，特意刷上红油漆，“药箱就宣示自己从医了。”陈桂英说。

虽然有了卫生室，但陈桂英大部分时间背

着药箱在大山里行走。虽然有一辆自行车，但山路崎岖，她只能步行去村民家中。北随村离卫生室最远，那里的村民生病时，陈桂英要走两里多的山路才能过去，很多山上的路都是她一步一步摸索出来的。25岁时，陈桂英生完孩子，刚出了月子就把孩子丢给家人，继续奔走在给村民看病的山路上。

2011年： 老乡医 学起了计算机

2011年，推行村卫生室一体化管理后，陈桂英和她的卫生室纳入到政府的管理之中。卫生室的办公环境及药品使用、乡医的待遇等在这次变革中发生了彻底改变。现在陈桂英所在的会场社区卫生室，诊断室、治疗室、观察室、药房独立分开，过去乡医摆个橱子放点药就称作卫生室的情况被杜绝。新卫生室由区、村两级财政拨款建设，面积达到了80平方米。卫生室内空调、电视、小型检查设备齐全。

村里的乡医队伍被整合起来，刘智慧和陈桂英所在的会场社区共1700多人，按村子居住人口1000人配两名乡医的比例，原来在会场社区开卫生室的三名年轻乡医，被分配到了其他村。年纪最大、活动不便的陈桂英被安排留在本村为村民服务。

对于陈桂英来说，卫生室一体化给她带来的最新鲜的事物就是电脑。今年5月，会场社区卫生室配备了卫生室信息化系统，乡医开处方、结账都要在电脑上进行。陈桂英在去年年底参加了两次区卫生局针对老乡医的电脑培训，用电脑打个处方开个药没有问题，但还是不会上网。

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全民覆盖村卫生室后，陈桂英更多的时间用在整理药房，不用像从前那样去城里进药。“从前就怕药品出问题，现在药品的质量自己一点不担心。”陈桂英说，现在政府给每名乡医都投了医疗事故责任险，自己开的处方每个月都要接受王哥庄中心卫生室的检查。

按照崂山区的规定，卫生室加入一体化管理以后，达到60岁的女乡医和达到65岁的男乡医都要退休。还有一年就退休的陈桂英，最欣喜的就是看到她经营了一辈子的乡医事业有了继承人。根据目前的政策，陈桂英这样的老乡医退休以后没有退休金。“退休退不起，什么都没有。”陈桂英说，希望侄子刘智慧的乡医从业路上，政府的各项保障措施能够越来越完善。

1984年：自力更生，独力经营卫生室

1984年，王哥庄开始搞家庭联产责任制，公办的村卫生室也宣告结束，陈桂英和其他三名村医只能自力更生。陈桂英腾出自家房子中的一间作为卫生室，仍然沿用“会场社区卫生室”的名称。有意思的是，其他三名村医也舍不得这个名字，分别给自己经营的三家卫生室起名“会场社区卫生室A”、“会场社区卫

生室B”和“会场社区卫生室C”，村民各自找信得过的医生看病。原会场社区卫生室的老房子，现在还在村头闲置着，陈桂英没事就去附近转转。

自负盈亏以后，除了继续背着药箱到处给村民看病，程桂英还得自己购进药品。“当时村民得的病主要是感冒、发烧、拉肚子。”陈桂英说，当时进的药主要是治这些病

的，有需要的时候她就骑着自行车去城里进药。

由于陈桂英的服务态度好，很多村民家里生孩子的时候也喊陈桂英。看到接生的需求越来越多，陈桂英1987年到青岛市第八人民医院学习了接生。村民对陈桂英接生的好手艺一传十、十传百，邻村谁家生孩子也过来找陈桂英。“不过在没有设备和保

险措施的年代，人工接生非常危险，现在想起来都感到后怕。”陈桂英说，好在她接生的10年间，没有出现过事故。1997年，乡村医生不再被允许接生，同年她家里盖起了楼房，陈桂英将卫生室搬到了新楼房内。1988年，陈桂英按要求去李沧区卫校进修，取得了中专水平证书。

2005年：卫生室来了年轻的80后乡医

刘智慧是土生土长的王哥庄人，小时候的他经常去婶婶陈桂英的卫生室里玩，看婶婶看

病成了他童年挥之不去的记忆。考大学报专业时，刘智慧听取了婶婶的意见从医，在莱阳中

医药学院学习中西医。

2003年毕业后，刘智慧先后在青岛市第八人民医院和第五人民医院进修。“当时医学专业毕业的学生都想留在大医院，我也不例外。”刘智慧说，看到大医院竞争激烈，再加上婶婶一直希望他回去接班给乡里乡亲服务，再三考虑下，他回到了会场社区卫生室，当了一名乡村医生。

从大医院到乡村卫生室，刘智慧心理落差很大，让他最不适应的就是乡医工作的不定时。“现在是24小时待命，完全不是大医院医生准点上下班的工作方式。”刘智慧说，他加入乡医

队伍以后就没了节假日，好在他现在很少像上一代乡医那样翻山越岭去村民家里治病。作为卫生室里的年轻人，刘智慧经常值夜班，有时一晚上出诊多次，一直忙到天亮也捞不着休息。

现在的会场社区卫生室总共有三个人，忙起来的时候，刘智慧既要当医生又要当护士，开处方、打吊瓶、拿药的活都得干。卫生室有了接班人以后，陈桂英基本不出门给村民看病了，用了几十年的木药箱也已经外表斑驳，陈桂英把药箱送给了村里的幼儿园，用来存放一些急救药品。



刘智慧打印好电子处方递给村民。